

回忆日军侵占长春的情况

田芝年

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，当我就寝不久的時候，忽然听从到西北边和正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声音。枪声连续不断，显然不同于往常日军的打靶演习。听了一会，我就起身走到邻居一位公安局会计科长王执中的住处，我问他，今晚的枪声怎么这样响呢？他说，情况很不好，方才局里来电话说，今晚日本鬼子在沈阳长春各处向我发动了武装进攻。看情形事态要扩大，现正在南岭和二道沟兵营附近开火。当时我因担任着益通银行副经理和市商会常务委员职务，对行里和市面都负有责任，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在家呆不住了。那时市商会的常务委员有5人，孙大有休病假，在长春的有史焕亭、董树堂、杨连芳和我，会长由史焕亭代理，因此我急忙跑回自己屋里，告诉家人，等我出去以后，要将大门关好，别让外人进来，也别出去，一切要加小心。我出了街，由东边胡同走较为僻静的道路，东经二马路到四道街的市商会。此时天已黎明，街上秩序尚未显出纷乱现象，行人稀少。我到市商会后，见人们正在沉睡，坐办史清心仍在卧睡。我唤醒他们，并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他们后，他们都表现出惊疑不定的神气。我当时嘱咐他们赶紧召集常务委员开紧急会议，来商讨应付办法。然后我又到南大街三道街口益通银行里，人们也多未起床。我催促经理马益堂速作应急准备，将一切重要钱款账目等收藏起来，并预备一些麻袋装土，将所有门窗堵塞，以防歹人抢劫放火等危险。布置完

后，我又回到市商会，见各常委都到齐了，大家商议了半天，都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。这时外面枪声更激烈，情况还是难明，估计南岭和二道沟两处的驻军如果阻止不住日军的进攻，那就会很快地打进市街，那时，全市工商业者的生命财产都会发生危险。大家最后乃决定派代表去找公安局负责人商量设法保护安全，并探听一些情况。

大家推我和代理会长史焕亭出头接洽。当我们到了公安局，见到局长修长余后，见他正在手执电话耳机不断向各处打电话。他一会儿接通二道沟，一会儿接通南岭，一会儿又向吉林市公安局长官公署打电话，非常忙碌。当时据二道沟来电话报告说：那里已经发生冲突了，营长傅冠军已受重伤，许多士兵阵亡。又说：稽查处处长孙仁轩因为给日军送信请和被士兵打伤了。这样几次电话后就沉寂了。据南岭方面来电话说：南岭炮兵团的一团兵已经被日军打散了。我们一再追问修长余吉林市方面的电话请示怎样，他说照代长官指示要忍耐，不要抵抗！还指示说要等候派杨参谋长来长春处理等事。我们当时看情形省方已有决心不去抵抗，在这里当然也研究不出什么办法，乃约同修长余去找市政筹备处处长周斗欽。认为他是长春地方的首长又兼外交特派员，守土保商均有责任。可是当我们见他以后，他表示说：日寇蛮横无理，擅挑衅端，他是文官想不出对付办法。我们对他说：你是地方长官，守土保民有责，又是外交特派员，对此事有向日本领事馆谈判的必要。周斗欽遂又和修长余一同去见日本驻长领事田代。修长余会说几句半语子的日本话，他们是请日领事馆秘书藏本先打个招呼之后，才去见田代。田代支吾其词地说，这是关东军人闹的，他没办法给联系。这时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已到长春（平日日军驻长部队首长是大岛队长），他们又一同去见多门。据说，他们会见后，周斗欽曾向多

门质问为何擅挑衅端，发动战事。但修长余既未给翻译，反将他得到熙洽指示不要抵抗的话告诉了多门。因此多门得到底蕴，就张狂地说，既然不抵抗，就应当把在长春的所有机关交出来，才能不打。周斗钦修长余向多门表示投降。修长余竟无耻地假意向多门请求辞职，多门即命令他继续负责，维持地方治安，但须接受由日军派出的宪兵队驻在监督。然后即派修长余和日宪兵坂野一同到南岭宣布停火。修长余回到公安局向我们说了以上情况后，即同坂野去南岭了。

当我们在公安局时，曾经看到长春县长马仲援来了。马仲援是熙洽的妹夫，又是万宝山事件的祸首，他来到公安局时表现出仓惶失措的样子几乎是面无人色。呆呆地坐了一会也就无精打采地走了。当时我看到这几个地方负责当局，什么市政筹备处长啦，什么公安局长啦，什么县长啦，都是这样脓包，甘做汉奸奴才，真是令人气愤。我回到商会后，把所见所闻的事情向大家传达了之后，又到行里看看，就回家了。到傍晚的时候，市商会来电话让我到市政筹备处去开会。当时我因满街都是日军在活动，单人外出恐有危险，遂请史焕亭会长带人打着有商会街的灯笼去参加会议，这样容易使日军了解放行。第二天，听史焕亭说，昨夜在会上由周斗钦宣布说是双方停火了，地方治安由修长余负责，让工商业者各安生理，勿自惊扰等情，从此以后果然就不见周斗钦的影子了。据说后来周斗钦和马仲援都当了汉奸了。

在事变发生的当时，驻长春的部队，是由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统率的。部队中有驻在南岭的东北炮兵第十团，团长是穆纯昌，步兵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，团长任玉山等部。驻在二道沟的是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傅冠军营。此外还有辎重营、弹药库都在南岭。据说平时在南岭的部队，都由

团长命令平时不得开火，枪械经常入库封锁，将炮门拆下来另行放置，不和炮身放在一起。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。当19日拂晓，日军向南岭袭击时，当时两个团长都不在团部，这时士兵仓促间虽然气愤，但没有办法，有的士兵从库里抢出一些枪支和日军抵抗，激战数小时，敌我互有伤亡。传说我军伤亡四百多人，日军伤亡百余人。事后据陆军医生王瑞麟说，在次日用汽车运到医院的伤兵有270余人，战死的都由商会常委董树堂带人掩埋了。驻在二道沟的傅营遭到袭击后，立即自发应战，颇有伤亡。营长傅冠军身受重伤，后因伤重牺牲。还有马二团的留守处在长春。当我们在公安局时，听到团长马梦熊给修长余打电话问怎么办。修长余竟叫他把破烂枪械准备好等候交出，把好的枪械让士兵携带出去。事后，听说各部队都按照熙洽的命令，撤离长春。炮兵团撤至距长春40余里的新立城，步兵团撤至长春东穰子沟。后由穆纯昌率全团官兵投敌。任玉山团有两个营（李辅臣营、张乐山营）在榆树作战后参加抗日军，我炮兵团的36门大炮及库存械弹粮秣悉被日军掠获，市内的陆军医院、被服厂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也全被日军占领。

修长余既然甘愿为日军效劳，日军就派出宪兵队分别进占全市的政府机关，并由公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。长春市就在这一天的几小时内轻易地被日军武装占领。

（摘自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